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七十回 桂太守款賓念舊 柳公子遇虎招親

話說杜麻子來到二堂，剛往裡走，迎面見桂堂出來。老杜道：「前日去拜的那位柳相公特來回拜。」桂堂聽說問：「在那裡？快請進來。」老杜道：「他要拜見老爺，這是他的名帖。」桂堂看帖上寫著「治年姪柳緒」。桂堂道：「你上去回老爺，我見過柳大爺，一會兒同他去見。」老杜點頭進去。桂堂來到宅門，見號房領著柳緒主僕剛走進來，桂堂上前接住，說道：「正在這裡渴想，知柳哥今日必來。」柳緒道：「潔誠來謁令尊年伯公祖大人。」

桂堂同至花廳坐談一會，知道父親公事辦完，領柳緒來至上房。桂怨同金夫人因賈家再三面托，又是夢玉繼母之子，前日與桂堂拜為昆季，因此並不客氣，竟以子姪禮相待。柳緒走進上屋，見桂怨夫妻趕忙跪拜。金夫人見他溫文風雅，氣概衝融，與桂堂不差上下，真是一對翩翩公子，心中大喜，親手扶他起來，對老爺說道：「怨不得賈大姐們同夢玉念念不忘，再三諄托。今日見這品兒，真令人可想，與咱們堂兒很像弟兄。」

桂怨道：「我與他父親是大考同年，長安舊友。今日見此佳兒，聽說芸窗苦志，能讀父書，筆下也很去得，又頗孝順，將來定是玉堂貴客，令人歡喜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咱們坐下慢慢再談。」

姑娘們送茶之後，桂怨吩咐：「就在上房擺設晚飯。」老夫妻兩位領柳緒、桂堂坐下慢慢飲酒。桂怨將這裡風俗人情、農桑工賈、士民利弊以及婚喪禮節之事、賢良方正之人，一件一宗，無不悉心細問。柳緒條條應對，諸務周詳。桂怨十分歡喜，因而歎道：「膏粱子弟都不過是朝餐夕寢，衣架酒囊，一切世務全然不知。柳郎可為讀書特達之士。堂兒雖知上進，而於世事人情未能通曉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將來同柳哥常在一堆，講詩論文，自然通達世務。」桂如點頭道：「我正是此意，且消停幾天，你帶著蟾珠到柳太太家裡拜望，當面對柳太太說明，將堂兒附在他家，同柳郎作伴讀書，叫他兩個都拜在書院掌教高老師門下看文章。柳郎的修金不用柳太太費心。我因孩子們在衙門裡唸書，胸襟不能開展，徒學了些做公子的習氣，最為可恨。今難得柳郎這樣好友，又住在村莊，離城甚遠，避掉城中市井之氣，最為妥當。」金夫人甚喜，說：「老爺見的甚是。一半天我去見柳太太，將堂兒交給與他，再無不肯之理。」

老夫妻們飲酒說話，不覺天色將晚，柳緒起身告辭。桂怨道：「也罷，出城尚遠，不便再留，無事可以常來走走。」柳緒答應說道：「前日號房裡因緒家被責，面求伯父公祖免他革役。」桂怨含笑點頭，命桂堂送緒哥出去。金夫人再三囑其常來，回家先為致意。柳緒答應，同桂堂走出外廳。跟班的去叫得祿，將牲口拉到大堂簷下。那些值堂的頭役站立兩旁，伺候大爺送客。

柳緒辭別桂堂，就在簷前上馬，走出頭門，見佟先生們都站在號房門口，柳緒下馬笑道：「諸位放心，剛才求過太爺，已准了這個情面，只是以後總要諸事留心。」奚先生們大喜，說道：「真是感謝不盡，等下班的日子專誠到府拜謝，還要盡點微意。」佟先生道：「天已不早，現今深秋天氣，說黑就黑，出城到尊府尚有十五里，這幾天各處老虎甚不安靜，尊駕出了城門，加鞭快走要緊。」柳緒聽說，即忙辭了他們，上馬走出轅門。外面得祿騎上牲口，主僕兩個催著要快，無如街市上正是晚集，買賣交易，挨擠不開，只得忍著性兒慢慢出了城門。

關廂裡有那些左近村莊的男女們，紛紛擾擾，都奔著家去。

柳緒見紅日業已銜山，照著楓樹林中霞光遍野，心中十分開暢，隨著牲口沿堤慢走。得祿很為著急，說道：「大爺別看景致，咱們沿著山腳還有十四五里道兒，這一向近山，各村都防虎患，真個不是玩的，快些走罷。」柳緒見煙雲四起，看看將黑，緊催牲口，漸次來到山腳。見有十來個獵戶，拿著槍弩火器，望樹林中繞了進去。主僕兩個正在依林繞山而走，迎面一陣西風吹開落葉，竟似一陣亂蝶撲人逐馬。得祿有些膽怯，用鞭梢指道：「大爺瞧那樹根下蹲著個黃的，是個什麼？」柳緒嚇了一跳，回頭問：「在那裡？」定睛細看說道：「像是落的黃葉。」心中也覺害怕，使勁加上兩鞭，放開牲口一直跑過山腳，出了溪口，沿堤慢走。得祿後面笑道：「剛才繞著山走，將個心跳上了腦袋，渾身只是出汗。這會兒跑過山腳，有三里多路，任什麼也不怕。牲口跑的發喘，咱們到溪河去飲點水再走，橫豎到家不上四里來路。」柳緒道：「剛才我也有些害怕，跑離了山腳才放心，多時不騎牲口，很覺顛的慌，我也要下來歇歇。」

一面說著，主僕都下了牲口。拉著走了有一箭來路，聽著溪水淙淙，柳緒將馬交

給得祿拉去飲水。得祿拉著兩個馬走到溪邊，那牲口再也不肯下去，在堤上只是撒溺。得祿道：「不好，這兩個馬跑破了尿布，盡著溺個不止。」柳緒道：「我去拔幾根芡草給他吃，歇會子只怕就好。」說著，走下堤去。得祿聽著主人大叫道：

「哎呀！」剛要接問，只見一隻大黑虎橫咬著柳緒，縱身跳過溪去。隨著一陣大風，飛砂拔木，那兩個牲口一齊大驚，往前直奔。得祿拉他不住，一跤栽倒，口裡發口禁，身如綿軟，含著眼淚往前帶爬帶走，奔回家去。這且慢表。

且說柳緒被虎咬住，自問必死，半邊身在虎口痛不可忍。

那只虎銜人跳過一座山頭，來到懸崖邊一棵大樹根下將人放下。

那虎撲地跳去有一丈來遠，在草地上打滾。柳緒想道：「他此番跳過來定然來吃，斷無生理。我何不爬上樹來，倘能逃得性命亦未可定。」急忙站起，不顧疼痛往上使勁就爬。那樹身上繞著老藤，倒像是登梯一樣，上去有一丈多高，正在氣喘心跳，誰知那密葉裡面伸出一隻手來，一把拉住柳緒說道：「我在此間等著救你，只管放心。」柳緒出其不意，又嚇了一個半死。

那人使勁一提將柳緒拉了上去，給他騎在一個大小杈裡，叫他把樹坐穩。那人隨即盤樹下來，剛到樹根尚未站穩，那只大虎業已轉身跳來，迎面一撲，那人扭身一躲，順手在腰間拔出一個大銅錘，搶離樹根。那虎將前爪在地一伏，急縱過來，將那條剛尾就人一剪，谷振山鳴，葉落如雨。那人閃開一步，趕著搶進身去，照著鼻樑一錘打去。那虎負痛大吼，往上一攏，那人將身一折，望著虎腰上使勁又一錘，跟著在腰跨上用盡氣力踢了一腳，不等那虎再跳，趕著又是一錘，那虎過於受傷，動彈不得。那人反身站住，按著虎頸接連幾下，只見那條虎尾勉強一豎，接著吼了一聲，嗚呼西去了。那人還怕他死的不很舒服，又在週身上下給他大錘一頓。此是九月半後，涼月滿山，石縫裡的寒蛩順著西風悲鳴不已。那人坐在虎背上喘息了一會，依舊將銅錘插在腰裡，走到樹邊叫道：「你下來罷。」卻說柳緒自從坐在樹上看那人同老虎格鬥，只覺汗流浹背，膽戰心驚，恨不得幫著那人一下子將虎打死。昏昏沉沉看了半日，直到此刻心才放下。聽見那人叫他，急於要下樹來，誰知身子被虎咬傷，一路拖來，週身擦壞，兼著剛才爬樹使勁過猛，十指皆破，無處不疼，這會兒倒動彈不得，扎掙著勉強下來，十分吃力。那人扶住，站在樹根旁。柳緒道：「不知尊兄名姓，何以在此救我性命？尊府住在那裡，明日舉家到府拜謝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姓馮名富，就在這山後陶家莊住，世代都靠打獵為生。我父親是個拳棒教師，將生平最得意的幾門手腳不傳徒弟，只教會了我們兄妹兩人。如今父母都不在了，只剩我同妹子兩個。昨天晚上我父親托夢說：『明日有個孝子要被虎傷，應該你救他性命，他就是你的妹夫，不可錯過。』叫我吃過晚飯在這樹上老等。我想父親生平從不說謊，想是真的，叫妹子收拾晚飯，吃過到這裡坐了好一會，誰知真個老虎拖了你來！但不知你姓什麼？住在那裡？如今是我的妹夫，同我回去成親。」柳緒道：「小弟姓柳，住在孝義村，家有老母，室中已經娶婦，蒙兄救命之恩，定當重報，令妹之事，斷不敢從命。」馮富聽說勃然大怒，說道：「你這人好沒良心，又不講理，剛才老虎咬了你來，你為什麼不對他不敢從命？這會兒有了命，你又會不敢從命，真是野事！」柳緒道：「馮兄息怒，並非小弟不敢遵命，因老母在堂，還有糟糠之妻，小弟不敢作主，此事只好慢慢相商。」馮富道：「老太太那裡自然要去通知，若說你有姓康的做妻，難道就不可以再娶我們姓馮的做老婆嗎？」柳緒甚覺好笑，說道：「明日同家母到尊府商議。」馮富道：

「這會兒已將半夜，目今各處都有虎患，咱們回家去罷。」柳緒應允。

馮富過去將老虎背上，叫柳緒跟著走過後山，下去不遠，就是陶家莊。馮富走到自家門首，叫妹子開門，裡邊答應，黑影裡將門開掉。馮富道：「快些點燈，還有人同了回來。」那姑娘答道：「屋裡有燈。」馮富領著柳緒走進屋裡，將老虎放在地下，讓柳緒坐在炕上。柳緒見牆上掛著幾張虎皮，這邊板壁上都是一溜兒弓弩軍器。猛抬頭見那燈背後牆上掛著一個人頭，披散著頭髮。燈下見馮富生得劍眉環眼，高顴大鼻，坐在一條凳上，威風凜凜。柳緒心中驚恐，想道：「看他相貌，聽他剛才說話，是個爽利漢子，如其不從，竟有性命之憂。脫離一虎，又遇一虎，白死在這裡也無人知覺。」

柳緒正在思想為難，馮富叫道：「二姑娘，你關上門不到屋裡來，站在院子裡幹什麼？」那姑娘答應，走進房門。柳緒趕忙施禮，見這姑娘生得杏眼桃腮，十分美麗，與他令兄大人迥乎各別。同柳緒見過禮，就坐在馮富凳上。馮富道：「這就是父親夢中所說的妹夫，我對你說明，才去救他回來。這老虎就是媒人，你們也不用客氣，兩個人磕個頭就算了。」說著，站起身來，左手拉著妹子，右手過來拉住柳緒說：「你兩人磕頭罷。」柳緒被他抓住，臂痛如折，疼不可忍，趕忙雙膝跪下，馮姑娘亦跪下，雙雙對拜。馮富心中大樂，不覺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好快活，完了我一件心事。」看他夫妻拜完起來。對妹子道：「我打完老虎，肚子餓了半日，家裡有的野味，溫上酒，咱們吃杯喜酒兒。」馮姑娘收拾酒菜，擺在炕桌上，移過燈來，兄妹夫妻三人飲酒。只有柳緒週身疼痛，呻吟不已。馮姑娘知道身被虎傷，說道：「咱們家有虎傷藥，為什麼不敷上些？」馮富道：「這是你的事，我全不知道。」馮姑娘連忙取藥，用水調好，叫柳緒解開衣服，將被傷處所都替他敷上，又用金瘡藥上了擦傷之處。柳緒見他如此光景，由不得動了一段情腸，與他十分親愛。兩個人相偎相倚，倒像是久別初歸的那番親熱。

馮富只管大飲大嚼，隨他夫妻們說笑言語，全然不知，柳緒已止痛，三人暢飲，比剛才大不相同，彼此毫無拘忌。馮富飲酒得意，將生平本領高談闊論。

正說的高興，忽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你們吃會子酒，叫妹夫安歇。我到他家去通個信兒，別叫老太太哭的傷心，明天同著他家的人來接你們家去。」柳緒連聲應道：「大哥說的很是，就請去罷。」馮富又喝了三大碗酒，站起身來，將腰間銅錘拽了一拽。柳緒對他說明門前方向牌匾，外面管事的相貌、名姓。馮富點頭，揚長而去。

馮姑娘跟著出去，關上街門走進房來，見柳緒坐在炕上，將臉握住，問道：「你為什麼？」柳緒放下手來指道：「那是誰的腦袋？怎麼掛在屋裡？我很害怕。」馮姑娘笑道：「那是個乾的人熊腦袋，看著很像個人頭。」柳緒笑道：「剛才叫我很嚇了一跳。這個老虎就該丟在院子裡，還怕誰來偷去不成？」

我瞅著他總有些膽怯。」馮姑娘道：「這容易，等我拿他出去。」說著，走到那邊，左手抓著虎尾，右手拿著一個前爪，將虎提了出去。柳緒大驚，問道：「這虎有多重？你怎麼拿得動他？」馮姑娘笑道：「這虎不過二百來斤，還不算很大的老虎。」

柳緒搖頭說道：「我從此怕聽『老虎』二字，就見個畫的也要心驚。」馮姑娘笑道：「有我在，怕什麼老虎！」說著話，將殘酒撒過，收拾完結。夫妻兩個鋪炕安寢，說不盡這一宵海誓山盟，萬千恩愛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得祿帶爬帶走有一箭多路，動彈不得，臥在草堆睡了一會，只覺著寒露滿身，清光遍野，站起身來一步一顛，望著村裡回去報信。走下有二里多路，望見村口，那兩匹馬在路旁吃草。得祿過去拉他，那馬一驚，又忽然渾跑。得祿一面吆喝，趕著追趕，又鬧了好一會，才將兩個牲口拉著走進村來。到了門口，使勁打了半日，裡麵包勇開出門來，見是得祿，忙問道：「怎麼這會回來？大爺呢？」得祿哭道：「大爺被老虎拖去了。」包勇叫聲：「哎呀！」一個頭暈倒在地下。得祿叫喊一會，包勇哭道：「疼死我了！」隨將牲口拴在院裡，將門關上，領著得祿進去，急打上房院門。

薛寶書聽見，叫老媽兒開門，想是大爺回來。老媽兒摸梭一會，出來開了院門。包勇們往裡飛跑，口裡叫道：「大奶奶快去回太太，說大爺被老虎拖去了！」寶書聽見身子一軟，不覺死了過去。柳太太在牀上聽見，忙問道：「大爺怎麼？」包勇大聲答道：「被虎拖去了。」柳太太叫聲：「哎呀！」也就暈了過去。此時內外丫頭老媽、僱工小子都駭的起來，無不放聲大哭。

柳太太婆媳房裡都站的是人，不住口的喊叫，好大一會，兩邊蘇了過來，都只要尋死，丫頭、老媽拼命拉住。婆媳兩個哭喊不出，睜著兩眼就像瘋魔的一樣，不顧性命。包勇們往來兩邊房門口，勸了太太又勸奶奶，一個個無不悲哀歎息。正在難解難勸之時，有個僱工來找包老爺說：「大門外有人打的很急。」包勇聽說飛跑出來，同著僱工開了大門。只見一個大漢子走了進來問道：「那一個叫做包勇？」包勇嚇了一跳，應道：「是我。你是誰？找我幹什麼？」那人笑道：「你家大爺叫我來通個信兒，說老虎沒有吃他，現在我家成親呢。」包勇忙問道：「真個嗎？」那人道：「若不真，我怎麼知道呢？」包勇不等問個明白，飛跑趕到上房，大聲叫道：「大爺在了！叫人回來通信。太太、奶奶快些別哭。」柳太太那裡肯信，說道：

「你叫那人來，我當面問他。」一面叫大奶奶也來同問。包勇去不一會，領著那人進來，站在上房門口。柳太太問道：「這大爺尊姓？是誰叫你來的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叫馮富，只有兄妹兩個，住在陶家莊。昨天晚上我父親托夢說：『明日有個後生要遭虎難，必須你去救他回來，他就是你妹子佩金的妹夫。』夢中指明了方向。我今日晌午錯些就在那裡等著，直到太陽下去多時，果然一隻大虎將你家大爺拖來。我將他藏在樹上，轉身打死了老虎，領他回去同我妹子成親。他說沒有稟過老太太，還有姓康的奶奶，是不肯應允。叫我動了大氣，他才依我。因想著太太們一定著急，故此趕著來通個信兒。我在這裡過夜，明日同人去接他夫妻回來。」柳太太道：「原來是我兒子的救命恩人，我婆媳先磕頭拜謝。」說著，都跪了下去。急的馮富趕著回拜，說道：「打死個把老虎有什麼要緊。」彼此拜完之後，柳太太婆媳感激不盡，連包勇及一切男女無不喜歡感贊。

柳太太問起陶家莊離此間有多少遠近，馮富道：「有十三里來路，咱們走著不值什麼。」柳太太對包勇道：「馮大爺是咱們的恩人，如今又是至戚，此刻特來通信，走了多少路，過於辛苦，就在外間屋裡吃杯酒，明日大爺回來專誠再請。」包勇答應，趕忙擺設酒菜，讓馮富坐下。柳太太同媳婦出來親自敬酒。

寶書道：「我無兄妹，明日妹子過來，我同他如手足一樣。馮哥如不嫌棄，咱們也拜為兄妹。」馮富大喜，就在堂前對天結拜，又同拜過太太。馮富道：「明日我家二姑娘過來，總要大妹子你照顧他些。」寶書道：「大哥只管放心，從此姐妹總不分彼此。」馮富大樂，也不用他們遜讓，一面飲酒，又將夢中囑咐之言說起，手舞足蹈細說一遍。腰間拔下銅錘，說道：「這樣兵器是我父親的遺物，在我手內不知打過多少驚人的猛獸，今日是他救了妹夫。」柳太太同眾人見那銅錘金光閃閃，不勝贊歎。正在談的高興，只聽得雞聲四起，壺漏將殘。柳太太見馮富頗有倦意，吩咐包勇陪出外廂安寢。裡面婆媳們又感歎一番，各去休息。次日早間，薛寶書收拾衣裙首飾，吩咐包勇辦理彩轎，內外備下兩席。柳太太吩咐將村裡三四位高年親戚請來，說明緣故。又叫包勇給馮大爺換了衣帽鞋襪。此時滿村中都知道柳緒遇虎，陶家莊馮家招親，今日接新人回家。那些同柳家來往的親友們，都趕著出分子、送賀禮，男女都來要看新人。薛寶書婆媳商量，只好趕辦酒飯，另日備席再請。柳太太道：「只好如此辦法，不然一會兒那裡備得及這些酒席。」早飯之後，內外親眷都已到齊。包勇同馮富帶著兩個小子，騎上牲口，跟著鼓樂彩轎望陶家莊來。且說柳緒同馮佩金一宵恩愛，直睡到日上三竿起來梳洗，真是兩個人恨不得擠成一個才好。吃完早飯，已是晌午時候，兩人正在談心，遠遠聽見鼓樂之聲。佩金道：「咱們問壁尹家今日娶媳婦，等花轎過來，出去瞧個熱鬧。」柳緒點頭。聽那鼓樂之聲業已相近，拉著佩金同去開了街門，只見老少男女都在門前看花轎。對門的新家婆媳亦站在門前，見馮佩金同個後生並肩而立，看那光景十分親熱，因止不住問道：「二姑娘，這位是誰？咱們總沒有見過。」佩金出其不意，被人問住，隨口應道：「是他。」靳大嫂子道：

「咱們正問的他是誰？」佩金滿面通紅，應道：「是他，是他，你還沒有聽見。」靳家正要再問，只見鼓樂走到馮家門口站著不動。柳緒回過頭去，見包勇們騎馬跟著花轎，忙對佩金道：

「咱們家的花轎，只怕是接你的。」佩金聽說，趕忙跑了進去。花轎到門，派來的丫頭、老媽兒先下小轎，拿著包袱跟了馮富、包勇走進門來。馮富叫道：「二姑娘，你婆婆叫了花轎接你，快些收拾就去。」丫頭、老媽進屋見禮，忙給佩金裝扮。包勇、得祿見大爺滿面皆傷，衣服破損，主僕們悲喜交集，忙將帶來衣帽請大爺換上。這會兒左右街坊才知道馮二姑娘今日出嫁，剛才同

站的就是姑爺。不一會，新人上轎。馮富請問壁孟大媽過來照看屋子，又叫了兩個壯漢抬著老虎，同柳緒們騎上牲口，跟著花轎往孝義村而去。所過的村莊鎮市，人人都看熱鬧。走了多會，已到柳家。此時門口站滿是人。柳緒先下牲口跑將進去，無暇同諸親說話，一直走到上房。柳太太正陪親眷坐著，柳緒走至面前跪下，抱腿大哭。婆媳兩個說不出那傷心的道理，也哭了個要死，眾人極力勸住。柳緒嗚嗚咽咽的哭道：「幾乎母子不能見面，真是死裡逃生。」柳太太將他拉起，哭道：

「你是兩世為人，馮哥的恩義令人難忘，報答不盡。」柳緒站在面前，婆媳兩個見他臉上許多傷損，更是傷心不了。外面新人早已出轎，鼓樂吹過幾次，眾人請婆婆出去見禮。柳太太帶著柳緒夫妻，還有那些親眷太太們一同來到正廳，看那新人與寶書不差上下，心中大喜。眾人請太太坐了，受兒子、新婦行禮。夫妻三個一同拜過，又見了眾親友。柳太太請過馮富來，帶著兒子、媳婦拜謝。馮富笑道：「你這位老太太好多禮，我只會拿野獸打老虎，身子倒還活泛，若叫我磕頭行禮，週身發木，倒像害病似的。」男親女眷聽他說話，一齊好笑。諸事完畢，柳太太邀了諸親眷領著新媳婦剛要進去，馮富叫道：「且慢走，瞧瞧這個。」說著，飛跑出去，將那老虎夾了進來，丟在中廳地下。男女親眷都遠遠站著，不敢相近。柳太太見那死虎尚然威不可犯，想昨日緒兒被他咬住那光景，真是可憐可恨。

想到這裡，由不得兩淚交流，遠遠指著老虎大罵一頓。寶書也恨極了他，走將過來，彎下柳腰，拿著那雪白粉嫩的拳頭在老虎身上連打幾下。馮富止不住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大妹妹好膽」

子，公然會打死老虎。」一句話剛才說完，引的一廳內外哄然大笑。寶書亦覺好笑，走了開去。馮富叫道：「瞧瞧手上，別叫老虎毛紮破了是不當玩的。」佩金忍不住，對著哥子笑道：「就說的人家一點本事沒有，只讓你會打老虎。」說畢，走將過去，提著老虎四爪使勁的往院子裡一扔，只聽見「拍拉」一響，將站著瞧虎的人壓倒了六個。眾人又笑又驚，深服他兄妹的本領。柳太太帶著媳婦將諸親邀至上屋，安設酒飲。馮佩金與薛寶書一見如故，十分親熱。同他哥子一樣舉止爽快，毫無一點做新媳婦的光景，跟著婆婆、姐姐陪客照應，頗為麻利，柳太太們心中不勝歡喜。晚上客散之後，先服侍婆婆安寢，又跟著寶書料理收拾完畢，夫妻兩個到對面西屋裡新房安歇。次早起來收拾，到上房請安。包勇進來回說：「馮大爺定要家去，款留不住。」柳太太對佩金道：

「我想你兄妹兩個相依度日，如今你來我家，只剩他一人，每日飲食起居無人料理，很不是事。咱們書房後面是個大敞院子，裡面有幾間房屋並無住人，請你大哥到那裡倒很爽快，咱們養活他一輩子，也是該的。你兄妹們又不離開，彼此都有照應。你去說明，我著人給他搬家。」

佩金歡喜之至，同柳緒們趕忙出去來見馮富。只聽見他在屋裡嚷著定要家去。佩金們進去不知怎麼說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